



戲劇創作叢書

把砲彈打上去

黃 悌 等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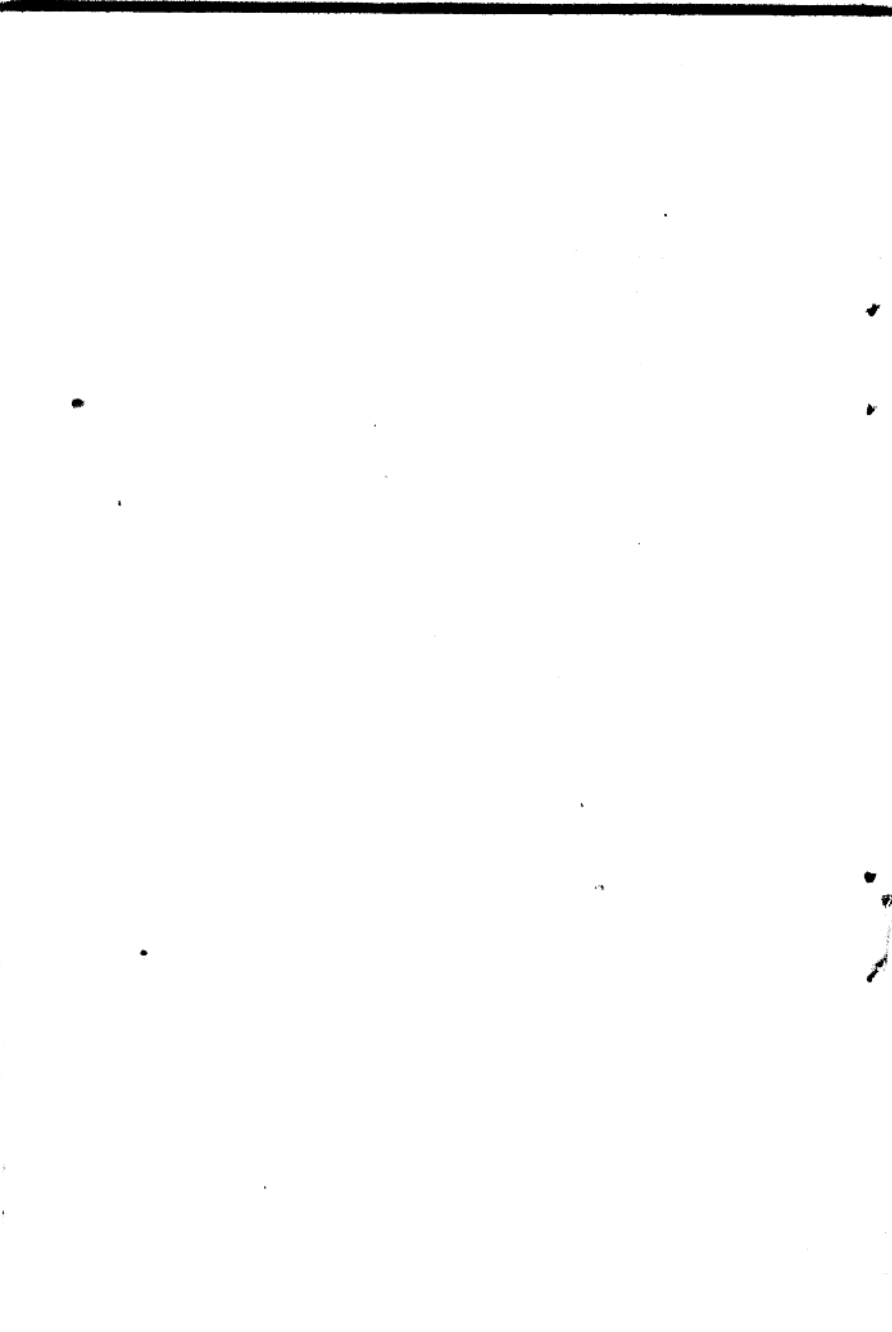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階級弟兄	黃 悌 著 (1)
未開出的列車	夏 淳 著 (37)
把砲彈打上去	黃 悌 王命夫 嚴 青 討論執筆 (59)

·獨幕話劇·

階級弟兄

黃 佛 著



時：解放後一年，夏天，紅五月競賽的時候，某日，中午，離休息吃飯時約一刻鐘。

地：某大國營紡織廠，織布廠保全部。

人：王大明(王)——三十二歲，十幾年工齡的工人，織布廠的跟班保全，性格執拗，甚至近於頑固，但一旦思想搞通了，却又能馬上接受真理，是個硬線條的漢子。

李桂榮(李)——二十二歲，織布女工，青年團員，生產上的積極分子，開朗、明快、逞強好勝。

小耗子(小)——十七、八歲，織布廠小工，膏油象掃地，積極、好事，什麼都想插一手，嘴刻薄，不吃虧。

老田頭(田)——五十餘歲，織布保全的組頭，三十

多年工齡的老工人，黨員，工會支會主任，
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。

蔡玉珍(蔡)——二十五歲，織布女工，李桂榮組的
生產小組長，青年團支委，一個老老實實的
工人。

老何(何)——三十餘歲，記工賬的書記工。

老高(高)——三十餘歲，保全工人。

羣衆若干人。

景：織布保全部的辦公室。正門通車間，門上有個上下
班的紅色信號燈，門旁有一大塊長方形的玻璃窗，
可以看見車間的霧氣，和隱隱約約的織布機。

左門通外面過道，右門通機器修理間。

玻璃窗的前面有一條長案子，上面有茶壺、茶杯
……是跟班保全休息的地方。

一角有膏油的壓縮器，和一兩筒機器油。右壁有嵌
進去的長架子，上面擺着些機器零件，架子前面有
辦公桌。

另外，有標語，消火器……等必要裝置。

幕開——

車間傳來織布機山洪似的聲音。

書記工老何坐在辦公桌旁記工賬。

保全工人老高由車間上。

高：（敞着胸，揩着汗。）喝！才五月天，就好像喝了酸辣湯似的，順着脊椎骨往外冒汗，（索性把小褂也脫了，甩在長案子上，把手裏的壞皮榔頭交給老何，報告車號：）“〇八六二”。

何：（在賬上登記，順手換一個新的給他。）咱這兒還透點風涼，車間裏可真够嗆，他們織布的……

高：可不，自打一號召競賽，一個個都破着命幹，誰不瞧着那面亮堂堂的紅旗眼紅啊！

何：可說呢，嚟，老高，照你的眼力，你說這面紅旗誰能摸着去？

高：那哪兒摸的準呀？可也別說，蔡玉珍那組就有苗頭，小組抱成一團，再搭上那個女模範李桂榮——

何：李桂榮還真有兩下子，人家上月六台，平均四十九碼半呢，（伸出大拇指）這個！

高：人家車還不好使呢，要不是咱們王大明——

王大明由修理間上，拿着一個修理好的牙輪。

高：（看見他，向何努嘴。）來啦！

何：（招呼王）大明！

王不語，沈默的走到案前，倒一杯茶。

高：（轉身要走，看看王，又回來。）怎麼了？大明，皮球撒氣，癩了？

王仍不語，坐下來，喝茶。

何：怎麼了？又跟織布的嘔氣了？

王：（心情複雜地）你別打聽好不好？

高：好，咱們不打聽，不打聽！（要下，走過玻璃窗前看見車間。）噯，紅牌豎起來了，車又出了故障，最邊上一排，大明，你的差事！

王：（站起來，把“搬子”抽出來。）誰的？

高：（看）巧啊！五十八號，李桂榮，那個女模範！

王：李桂榮？（停住，看了看掛鐘。）

何：（隨着他的眼光）十一點三刻，還差一刻鐘就歇車了！

王：（矛盾了一下）走，瞧瞧去！（欲下）

高：（善意地）對了，還是去吧！回頭又該挨批評。

王：（站住）你說什麼？

高：你不怕她們給你登黑板報？

王：（火了，“吧”的把“攤子”扔在桌上。）媽的，老子吃她們這一套？

高：喲！怎麼啦？

王：（氣憤地）她們織布的都快騎到咱們脖子上啦！

何：嘿，大明，又犯老牛脾氣了？

王：（衝動地）老何！你沒看見是怎麼着，早先在國民黨的時候，她們織布的見保全是什麼勁頭？見了保全得先敬禮；現在，好，解放了，一年多了，她們可神氣了，找保全修理機器，甯說敬禮了，連句人話都不說，就這樣：（學）“嗨！過來！瞧瞧！”幹嗎呀！她們翻身了，就該把咱們砸到十八層地獄去？

何：可也別說，咱們保全過去也真够瞧的……

王：咱不說過去，就拿眼時說吧，咱並不是不贊成競賽，可你競賽也得瞧着點機器呀！不聽，就爲着爭紅旗，就胡整亂整，機器壞了，還不是咱們保全的事？就說修理機器是咱們的本份，可也得叫咱們幹着順氣吧，靠機器吃飯嗎，咱們要不給她修理機器，機器壞了，她們還不是瞧着乾瞪眼！哼！（氣又悶了回去）

高：這話也對！（同感地）飲水麼，總得思源啊！就拿李桂榮這台五十八號來說吧，胳膊腿都硬了，要不是憑大明有兩下子給修理好了，甭說織個四十九碼半，連個零也摸不着啊！

王：李桂榮！哼，她還管誰給她修的車，人家是模範，招數更多，學會了什麼批呀！評呀！還給你登黑板報，你跟她鬧翻了吧，她是個女的，她們人又多，你一言我一語的——我簡直憋的快放砲了……還有那個膏油的小耗子也夾在當間起哄！

小耗子一頭由車間裏鑽了進來，手裏拿着兩大張紅綠佈告紙。

小：（一眼看見王）好啊！王大明！口外的蘑菇又泡上了？人家李桂榮的五十八號停了老大半天了！

王：媽的，你又跑到這兒裝佯來了？保全又不是機器，一搬電閘就來電，總得慢慢走啊！

小：得了，你呀！一百八十斤的大秤砣，死拖不動，去吧！回頭李桂榮又該找你了！（不再理他，向何。）老何，借毛筆用用寫張佈告。

高看了看小，要說什麼，沒說，一賭氣由車間下。——

何：你這小子不去膏油，搞這個幹嗎？

小：幹嗎？咱是工會的宣傳幹事，寫張佈告鼓動鼓動情緒，爲了競賽，面子事！

何老實人，沒奈何，借給他。——

王：（被小噎了幾句，要走，又鶯扭；瞧着他，又回來。）小耗子！

小：怎麼？你敢在這挑戰書上簽個名？——我看還是先修理車去吧！再去晚了，人家就用不着你啦。

王：你說什麼？

小：人家自己會修，老等你還行，你知道你給人家耽誤一刻鐘，少織多少布？

王：自己修？哼，我瞧她修吧！……

李桂榮氣沖沖地由車間上。

李：王大明！

小：得，李桂榮來了！有什麼話跟她說吧！（躲開，拿着毛筆去寫佈告。）

李：王大明，紅牌豎起來老半天了，怎麼還不來？

王：（反而坐下）找保全修理車就這樣說話？

李：（頂撞地）你要我怎麼說？

王：好！好！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。（更坐着不動）

李：（有些急）你去不去？

王：（佯而不睬地）你不是自己能修嗎？

李：那要你們保全幹嗎？

小：烙餅捲大葱——家（挾）吃去吧！

何：（阻止）小耗子！（過來作和事老）大明，去吧，這麼大熱的天，傷了氣不好，行政上不是號召紅五月競賽，人家織布的加油，咱們保全也賣把子勁，一切爲了生產，沒說的，去吧！

王：眼看就要歇車了，下半年再說吧！

李：（急得要哭）我還跟人家挑戰呢，這下子就差好幾碼布，得不到紅旗了！

小：（多嘴）走，自個兒修去，沒有他這個鷄子就做不成槽子糕了？

李：對，（也決定，瞥了王一眼。）哼！

王：（忍不住）回來！

李：（站住）幹嗎？

王：（爆發地）不准你們亂撥弄車！

李：憑什麼？

王：就是不准！修理車有保全，有我王大明！

何：（又跑過來勸）大明！大明！那你就去吧！

王：我這會兒不去！

李：（氣極）機器壞了，你不去修，我們自己去修，你

又攔住，你存的是什麼心啊？我知道你是想誠心破壞我們的生產，破壞我們得紅旗，還想擺以前的威風！你——（氣得說不出話來，直跺腳。）

王：你們的生產？別怪不錯的了，要沒有我王大明，你那台五十八號早就扔到倉庫去了！

李：那你——

王：不管你怎麼說，我就不能叫你胡掇弄機器，我是保全，我就要保障機器的安全，你們瞎動亂動的，要弄壞了誰負責？

李：（忽然笑起來）哈……你還懂得保障機器安全，懂得負責了？哈……

王：（被她笑得一怔）……？

李：（忽然又板起面孔）那你幹嗎泡蘑菇不去修車？

王：（被問得噎住了，但馬上——）好啊！這會兒你倒管到我頭上來了，該修不該修是我們保全部的事，用不着你織布的管！

李：（氣壞了）你——我自己去修！

王：你修？還得好好學三年手藝！

李：手藝！手藝！別拿手藝嚇唬人，我看不上！（壓着轉身要下）

王：（追上去）你！

李：（轉過身來，在地上啐了一口吐沫。）啐！（下）

王被啐得怔住了，站住，臉氣得煞白，一語不發。

在他們爭吵時，老何在一旁拉拉這個，拉拉那個，束手無策，小則啐哈的在幫李的腔，這時——

小：（鼓掌，跳起來。）好噢！（也要隨着李下，發現佈告還沒有寫完，又回來。）

田由修理間上。

田：（興奮地，搭着手上的油泥，一邊說笑着。）對！對！完成任務，我請客，咱們爺們好好喝他兩盅，（走到王旁）大明，你也來，你是個海量，咱們爺倆可對勁呢，讓你乾媽炒幾個菜——

王：（爆發地、突然地）田頭！您給我調到常日班去吧！
我不跟班了！（說着轉身即由外門下）

田：（莫明其妙地）這孩子怎麼啦？

何：田頭，您聽我說——

小：（搶着說）是這麼回事——

何：這個李桂榮啊——

小：（又搶）這個王大明……

何：車壞了——

小：（還搶）不給修理！

何：她要修理——

小：他不讓修理——

何、小：（同時地）就吵起來了！

何：他呀！

小：她呀！

何：（乾脆讓他說）你說吧！

小：（不知如何說好了）還是你說吧！

田：算了！算了！你們倆都別說了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
王大明和李桂榮又打吵子了？

何、小：（同時）對了！

何：您是咱保全部的頭——

小：（又搶話）您是咱們支會的工會主任。

何：您又是咱們工廠管理委員會——

小：（搶）的委員。

何、小：（又同時）您可得管管！

田：那沒錯，我當然得管，王大明這孩子，我跟他爸爸是把兄弟，我看着他長大的，也做了十幾年工了，從沒做過壞事，是個好樣的，就是脾氣倔點，認個死理不放；李桂榮呢！

小：這回可沒人家李桂榮的錯——

田：一個巴掌拍不響！

小：可這回王大明幹嗎不給人家修車？……

田：得了，你就別說人家了！我這個當頭的是幹什麼的？你呀！什麼都好！就是太愛亂鑽，什麼事都想插一手，有工夫學學技術有多好，你就向王大明學，他的手藝在咱們保全部，還真是個頭一把手呢！

小：哼！就是學手藝也不跟他學，他可自私呢，拿着手藝當寶貝！

田：手藝就是寶貝嘛，你不問他，他就教給你？

小：問他也不理碴，上回——

田：好，先不扯閒盤，你的地掃乾淨了？油膏完了？

小：（嘟囔着）我就去！

田：還不快去！等磨出個火星子把車燒了，看你……

小答應着去拿油壺。

下班的紅燈亮了，鈴也響了，長長的一聲——

何：歇車，吃飯了！

保全工人三三兩兩的由修理間往外門走去，揩着汗，唱着，笑着，吆喝着……

小：（把油壺又扔下）得，歇車了！（又回去寫佈告）

田：（看着他的忙乎勁，笑。）這小子！就是對這些事起勁！

小：您可說的，這是工會的號召啊！（得意的讀出來）“爲了紅旗……”

田：（被幾個工人拖住）好，走，吃飯去，今兒我加一個菜……小耗子！來啊！

小：（忙着在寫）我帶飯來了！

田：（走到門口，又回頭。）可別忘了膏油啊！

小：錯不了，您去吧！

田頭和保全工人們都絡繹下。

只留下小耗子一個人。

小：（從架子上拿出一個布包，裏面有一張大餅，一邊哼着歌，一邊咬着大餅，一下子跳到案上，蹲在上面欣賞自己寫好的佈告。）

“爲了紅旗，工友們！加油！……”

李桂榮由車間上。

李：小耗子！

小：（嚇一跳）誰？

李：就你一個人？

小：你呀！嚇了我一跳。

李：借給我錘子用一下！